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破鏡重圓

何明達，粵西桂林人，前歲商於嶺南，挾資數千，頻年虧折，所存者千金以下耳。何因旅況無聊，偶隨朋友作曲巷游。過眼煙花，何本不甚著意；不料於柳絮沾泥之際，卒復蓮花並蒂之緣。先是何隨友輩在新堪地買醉，花天酒地，驪興悠然。座客陳某，謂此地過於徵逐，雖金迷粉醉，究不合雅人幽會，不若暗裡平康之得靜中樂趣也。眾謂其迂腐，嗤之曰：「君素不履鶯花庭院，只合於羅剎鬼窟，獨擁母夜叉作人髓飲局耳。」陳曰：「君等濫矢風流，實花月場中饕餮。但士各有見，君等不見靜中之趣，猶余不見鬧中之樂也。自今往，請揚鑣分道。」

陳與何頗相莫逆，嗣遂招之作游侶，偶於仙城巢雲別館，即私娼院也。陳所契者，名翠蓮，頗風韻，略知染翰。鎮日於碧桐窗下，作茂猗書法，見之者頗許為香國翹楚。是日陳何踵院，何見翠蓮頗具林下風姿，隱相傾羨。倏見有淡妝素服麗人，從簾外過，蓮瓣纖小，逼近吳寸趾；其舉止哀豔，又若江彩蘋，樓東獨步焉。陳指以問翠蓮，蓮曰：「此求售者，以其選擇良苛，尚未經有主顧。」陳請薦諸何，倩翠先容。翠曰：「事必無成。」陳曰：「女元龍太過，高自位置，豈欲得王孫貴價耶？」翠曰：「非也。伊有隱衷，難以盡說。」何曰：「請道其略。」翠謂：「伊遭家難，鬻身至此，然不屑作柳絮隨風。院主憐其幽淑，聽其備價自贖。苟有作泥中援拾者，伊寧委身事之。若作道旁花相視，伊不願也。」陳曰：「伊肯與人接談否？」翠曰：「與予頗相傾慕，謂予能知其苦也。」何曰：「伊果係遭難墜困，復能卓然自立，此有志節女也。如可贖，願傾囊相助。」

蓮走告之，攜入見何等，告訴苦衷。據言「本姓譚氏，某宅之育女也。夫隸西粵，姓王名基，客游至此，於前歲娶妾，以事被逮於官，客囊耗去，需百金始能出獄。妾念夫妻大義，鬻身以成之。迨夫脫獄，妾遂墜火坑矣。又念身本清白，以為夫故，不惜自鬻；但不能作章台柳，攀折由人。蒙院主深憐，許我自贖。苟能脫妾於苦，當作婢以圖報耳。」何聞之，不勝慨曰：「尊夫與吾同籍，不忍見其家屬流落，如可贖，即措資相助。但不知尊夫已西旋否？」婦曰：「半月前聞伊尚逗留司院街。」何曰：「待吾訪確，使復團圓，何如？」婦聞，崩角在地，曰：「皇天后土，實聞此言；粵海冤禽，復逢比翼。非君之力不至此。」迨何果於司院街，訪得婦原夫，為道其故，助資使往贖婦。夫妻重會，不啻破鏡重圓。此癸酉三月事也。吁！何本客途失意，而竟於狎游中作此義舉，誠可謂高誼薄雲矣。該婦緣夫自鬻，已分生離；然能脫卻陷阱，則雖琵琶另抱，猶勝作倚門侶也。不謂偶遇黃衫，遂使紅顏復歸故主，婦人之大幸，亦事之罕見歟！